

山中酬唱 诗短情长

——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国家专场）走进陕西商洛

□本报记者 罗建森

终南山下终南寨，渔鼓声声待客来。9月17日，参加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国家专场）的中外诗人们来到陕西商洛柞水县的终南山寨，在这里深度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山水自然间的诗意。

甫一进寨门，身着传统服装的表演者们便演唱起抑扬顿挫的柞水渔鼓。这一形式特殊的演唱艺术，源头可追溯至唐代“道情”，如今已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清亮明丽的嗓音，或高亢或婉转，将陕南山水的灵秀、人民生活的丰足、迎接宾客的喜悦一一唱出。诗人们纷纷驻足，举起手机记录。

循着歌声往里走，一幅鲜活的传统文​​化长卷便在眼前徐徐铺展。民间艺人指尖翻飞，草编花篮、茶具等物件玲珑精巧，引得诗人们频频惊叹。往前走，五位说书艺人一字排开，为诗人们演绎国家级非遗“洛南静板书”，悦耳的唱腔、雅致的道白、跌宕的节奏，或许让拉美诗人们联想起家乡热情奔放的舞曲，锣鼓梆子敲到激昂处，诗人们自发围成一圈，随曲调摇晃起舞。

剪纸摊位上，红色脸谱、梅花、喜鹊、福字等铺满桌面。厄瓜多尔诗人埃内斯托·卡里翁端坐摊前，面带微笑又难掩紧张，目光紧紧追随着艺人的双手——剪刀上下飞舞，诗人的面容在艺人手中的红纸上渐渐成形。转过一道弯，捶打糍粑的石臼冒着袅袅热气，墨西哥诗人曼努埃尔·贝塞拉抡起木槌，在村民指导下亲手制作特色美食，引来阵阵笑声。

脚步继续向前，来到荷花池，吊脚楼舞台上正在演出秦腔戏歌《上春山》。传统秦腔与现代歌曲巧妙融合，

别具特色的改编让诗人们耳目一新。荷花池边，柞水木耳直播正如火如荼。诗人们在品尝过当地特色的木耳、绿茶等农产品后频频点头，纷纷向直播镜头竖起大拇指，为这份自然的馈赠点赞。

青山环伺，绿水潺潺，细雨如丝，草木清香。在山水自然的怀抱中，来自阿根廷的巴勃罗·卡查季安、梅赛德斯·哈尔丰、马克西米利亚诺·莱尼亚尼，来自玻利维亚的杰西卡·弗罗伊登塔尔，来自智利的哈维尔·贝洛、塔米姆·毛林，来自萨尔瓦多的诺拉·门德斯、豪尔赫·加兰，来自乌拉圭的奥拉西奥·卡瓦洛，来自墨西哥的马努埃尔·夸乌特勒、曼努埃尔·贝塞拉，以及来自中国的杨铁军、孔令剑、陈翔、李越等15位诗人相继朗诵起自己的诗句。诗与远方、人与自然，在此刻形成了最动人的呼应。离诗人不远处是一面绘有山川河流的留言墙，“山川即诗行——给秦岭的诗”几个大字格外醒目。诗人们纷纷提笔，在留言墙上写下想要说给秦岭的诗句，这些诗句最终汇聚成一首完整的诗歌，字里行间满是诗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告白。

“秦岭给安第斯山的情书”环节，诗人们在印有陕西风光的明信片上写下寄语，有对友人的祝福，有对自然的感悟，也有自己即兴创作的小诗。这些明信片与来自秦岭的树叶一起，被塑封成书签的样式，大家互相赠送手中的书签，取自秦岭的叶脉与来自安第斯山脉的诗意在此浪漫相连。小小的书签，凝结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温度，不仅成为此次诗会的珍贵纪念，更是连接中国与拉美国家友谊的纽带，为大家留下永恒的温暖与感动。

当千年鼓乐碰上现代诗

——中外诗人观赏大唐芙蓉园鼓乐表演

□本报记者 刘鹏波 王泓烨

芙蓉园内鼓乐声，诗人兴会话传承。9月18日上午，参加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国家专场）的中外诗人们走进西安大唐芙蓉园，观看了一场别具特色的鼓乐表演。这场以“传承”为主题的鼓乐表演，用音乐讲述了唐朝以来的乐师们历经千年的坚守。

西安鼓乐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其历史可追溯至隋唐时期的宫廷燕乐。2009年，西安鼓乐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东仓鼓乐社是西安鼓乐代表性表演社团之一，创新性地将非遗艺术与全息投影技术相结合，给观众带来无与伦比的沉浸式体验。流云飞鹤的电子帷幕宛如薄纱，身着华服的乐师们于幕后渐渐显影，分持笙笛箫竿、阮琴锣鼓等乐器缓缓起势，乐音渐起，听者无不陶醉在大唐宫廷燕乐的典雅悠长中。

罗伯特·阿库尼亚（墨西哥）对中华文化很感兴趣，曾写过一首与李白有关的诗《李白的长夜》，并发表在《诗刊》杂志上。当他登上唐风建筑紫云楼聆听这场鼓乐表演，仿佛身处李白所在的时空，感受到诗歌之外别有韵味的文化魅力。

除诗人的身份外，露西亚·卡瓦略（玻利维亚）还是一位小提琴家。她对鼓乐表演中用到的中国传统乐器

感到好奇与着迷，并表示这几日的陕西见闻已成为她写作经验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会在今后的诗歌中表达这些经历、记忆和情感”。

“东方文化以一种没有间断、生生不息的原动力传承并发展下去，滋养着一代代人。”香港诗人史彦彦称鼓乐带给她“一种直达心灵的震颤”，表现出与自然长期相处下凝聚的古老智慧。她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吸纳鼓乐表演所表达的“和而不同”思想，在复杂和深刻之中找到一条向内凝视、通往内心的路。

“鼓声不能停！”当东仓鼓乐社传承人赵筱民站在台上大声呐喊，在场诗人无不为之动容。吉赛尔·露西亚·纳瓦罗（巴西）感慨道：“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极其重要，没有文化，我们不会知道自己来自何处、走向何方。”三天的陕西文化之旅让她重新认识了中国，“这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之旅。当我穿上唐代的服装、品尝中国的饭菜，我的精神也仿佛与中国部分相连了。我开始学习一些中文词汇与语句，这让我能更好地理解中国诗歌”。

表演结束后，拉美诗人们依次登台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并表达了对接下来北京之行的期待，期盼进一步感受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成就。



9月18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在陕西西安开往北京的高铁上举行。参加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国家专场）的中外诗人们在列车上先后朗诵自己的诗作，一首首不同语言、不同主题的诗歌以每小时350公里的“中国速度”疾驰而来。（罗建森 图/文）

2025 长江文明论坛在渝举行

（上接第1版）

胡衡华说，近年来，重庆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深化拓展各领域开放合作，积极融入和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体推进“九治”攻坚，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水平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培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长江黄金旅游带，打造文化旅游强市。重庆将与各方一道，携手推进长江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共同深

化大河文明研究阐释和保护传承，持续拓展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为长江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光彩贡献智慧力量。

开幕式后，袁家军、彭金辉、张政、张宏森、胡衡华、王炯等参观了长江流域非遗精品展。现场展示了长江流域13个省市100项非遗代表性项目、800余件非遗精品。袁家军等认真听取讲解，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情况。

2025长江文明论坛由重庆市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聚焦“跨越江海 文明互鉴”主题，共话文明传承、共促文化交流，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推动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

9月17日下午，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国家专场）诗歌学术对话会在陕西商洛柞水举行。此次学术对话会以“诗歌的本土性和世界性”为主题，共分为三场对话，16位中外诗人与会展开展交流分享。

“诗歌犹如一面旗帜，飘扬在文化与民族情感的苍穹”

不同文化根脉所孕育的诗歌，虽源远流长、各具风貌，却在探索自我与世界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深刻的精神共鸣。第一场对话以“当安第斯之夜的后裔遇上庄子和咏春拳”为主题，聚焦本土文化基因与全球视野如何交融共生、共同塑造诗歌的创作与表达。中外诗人从道家智慧、地域传统、生命体验等维度出发，探讨诗歌如何在接纳未知、联结孤独、传承使命的过程中，让民族的独特表达转化为属于世界的语言。

巴勃罗·卡查季安（阿根廷）的发言题目《要踩扁这只小老鼠吗？》来自他最喜欢的荷兰钢琴家米沙·门格尔伯格。米沙与鼓手汉·本宁克合作爵士乐时，常以轻柔的弹奏“对抗”疯狂的鼓点，低音钢琴的力量与震耳欲聋的鼓声产生了“张力”。这让他从中理解了一种面对事物的行为方式，即以开放和接纳的姿态顺应事物发展，这与他从道家的伦理主张、咏春的拳法中得到的启发如出一辙。在诗歌创作中，他特别注重“无知”给予自己的文学启迪与思想滋养：“只有那些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事物，才能给予我们前进的力量。”

“探索诗歌在社会中的角色并非易事，尤其是在一个读者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寻找并热切赞扬那种令人愉悦且能带来确定性的艺术的世界里。写作诗歌是在孤独者之间建立一种亲密感。”阿古斯廷·瓜姆博（厄瓜多尔）的发言以《诗歌：孤独者的相遇之地》为题，他认为，如同安第斯文化的智慧，诗歌是倾听世界的方式，与世界的声音、节奏和沉默保持共鸣。“它将我们带回最初的孤独，并与其他孤独连接起来，让我们得以在其中反思与认清自我。今天的诗歌，应该成为一种‘原始能量’，在日常生活的逆境中搭建起尊严的堡垒。”

哈维尔·阿尔瓦拉多（巴拿马）自十六岁起就深入研究巴拿马文学传统，拜访过许多诗人，他在活动现场深情而庄重地念诵了这些诗人的名字，他们的创作主题根植于爱、生命及爱国情怀。他的诗歌创作继承巴拿马文学传统，希望这些文字成为见证者与传承者，承担社会责任，追寻真与美。谈及当下诗歌创作面临人工智能的挑战时，他说：“AI的出现或许能助益其他领域，但诗歌创作必须源于灵魂、始于才华、生于诗歌本身。诗歌犹如一面旗帜，飘扬在文化与民族情感的苍穹。”

厄尔顿·桑蒂亚哥（秘鲁）将诗歌比作“一棵带着根系旅行的树”，它是个体与集体、私密经验与普遍真理相遇的场域，能教会我们以更清醒、更人性的方式栖居大地。他谈到，“地域性”是诗人最初的语言，“当我们阅读其他语言或地域的诗人作品时，总会发现诗歌永远在对‘我们’言说，无论时空相隔千万里。这究竟为何？因为诗歌能我们将我们拽回真实的生活现场。尽管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却共享着‘我们是谁？去向何方？’的终极追问，当地域性成为世界性，一个民族的絮语也能成为世界的回声”。

泰伊斯·埃斯派拉特·乌雷尼亚（多米尼加）是一位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作家，她在发言中说：“如果摩擦被视为一种相遇、一种建立联系的方式，那么这就是诗歌可能被发现的地方。在这种意义上，摩擦并非沟通的对立面，而是沟通的条件。”在她看来，作为“摩擦”的诗歌，并不是关于现实的再现，而是触摸现实的方式。诗意的“摩擦”能使我们放慢脚步，感受万事万物如何相通相连，进而寻找一种在世界中生存的可能。

“诗歌是生活本身，是万物在地球上共生的广阔叙事”

数字时代的技术浪潮与文化交融，为诗歌赋予了新鲜的存在形态与丰富的探索空间。第二场对话以“数字巴别塔与全球在地化”为主题，探讨技术冲击下诗歌的坚守与革新。诗人们围绕人工智能对创作的影响、网络传播的新可能、诗歌与生活的本质关联等话题展开分享，展现出诗歌在锚定自然记忆、连接时空万物、回应时代变革中永恒的生命力。

哈维尔·贝洛（智利）谈到，我们的诗歌

翻越高山，跨过河流，把诗歌带回家

——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国家专场）诗歌学术对话会侧记

□本报记者 教鹤然

曾热烈歌颂语言与身体之美，而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世界正日益被算法变得“扁平化”。然而，安第斯山脉仍然在蔓延、生长，只因诗人们已将其写入诗中，将自然的存在升华为艺术的永恒。“安第斯的目光无处不在，如同母亲的注视，贯穿诗歌的想象。”

“诗歌没有国际化或地方性的风格，而是一种永恒的实验。诗歌不断更新，并通过时间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所有人和所有事。诗歌是生活本身，是万物在地球上共生的广阔叙事。”作为本届青春诗会中最资深的拉美诗人，诺拉·门德斯（萨尔瓦多）谈到，21世纪以来，诗歌在网络空间得到广泛传播，数百万人都在社交媒体上创作诗歌，就像在一棵树上，所有的诗人都齐声歌唱，竭尽全力地想要被倾听、被认可、被理解、被阅读。“诗歌的声音和视觉范围以一种近乎神奇的方式得到了拓展。”在她看来，面对技术的快速发展，诗歌在情感体验、社会关怀等方面仍有持续扩展的可能。

因迪拉·卡尔皮奥·奥利沃（委内瑞拉）的发言题目《论“好事者”的特质》源自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回头浪子》，作家用“好事者”的特质来概括自己走上诗歌之路的过程，称自己“先是诗人，而后才是作家”，她深以为然。谈及诗歌在今天的功用，她认为，“诗歌能放手、能告别，能在生命的循环中接纳那些必须在世事变迁中转化的人、事、物。它在最艰难的时刻有用，在最极致的时刻也有用。诗歌用于生活，用于证明生命的价值，用于确认人类的存在。诗歌就是我们的歌咏”。

赫尔曼·帕尔多（哥伦比亚）经常在行旅中创作诗歌，他认为，旅行是回到并不熟悉的地方。凭借文字、凭借诗性的语言、凭借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人可以短暂地抛却故土，在旅行中认识新的世界，创造新的诗歌。“诗歌的创作与身体的行走同时发生。我由衷赞美即将开始的旅程，也赞美那些尚未成行的旅程。我也因此赞美诗歌，它照亮走过的路，照亮身体和语言所迈出的每一步。”

吉赛尔·露西亚·纳瓦罗（古巴）是本届青春诗会中最年轻的拉美诗人。她谈到，Z世代的年轻人正处在剧烈变革的时代浪潮之中，而全球化进程对文学的创作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她总会追问自己为什么要

写诗，并深刻思考身份认同、家国意识、文化交融等问题。她相信，诗歌并非走在消亡的道路上，而是在不断自我重塑，经历与社会同步的蜕变，可以视为一个时代的温度计。

“每一首诗自成一个世界，同时也是彼此互通的门”

在以“从白银之城波托西到珠峰上的星空”为主题的第三场对话上，诗人们通过追溯地域文学脉络、探讨地缘文化影响、分享跨文化阅读体验，关注诗歌的本土性和世界性关系，在交流中确证了诗歌作为“个体世界之门”的特质——既扎根具体的文化土壤，又在人类共通的情感与追问中实现文明的交流互鉴。

杰西卡·弗罗伊登塔尔（玻利维亚）谈到，几个世纪以来，玻利维亚文学一直被视作拉丁美洲乃至世界文学版图中的边缘，但玻利维亚不是孤立的岛屿，他反复重申“诗歌意味着倾听他者”。在他看来，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每一首诗自成一个世界，同时也是彼此互通的门”。当下，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改变了写作、阅读和传播诗歌的方式，玻利维亚诗人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作品，将诗句以图像、表情包或视频诗等碎片化形式流通，借此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诗人对话交流。“每个时代都是相遇、叠加与张力并存的多重宇宙，诗歌的声音同时栖居于多个疆域与多种语言之中。”

奥拉西奥·卡瓦洛（乌拉圭）讲述了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历史沿革与诗歌传统，并诵读了伊迪亚·比拉里尼奥、华盛顿·贝纳维德斯等诗人的代表作。他表示，近年来，诗歌创作、朗诵、分享与表演成为乌拉圭当地酒吧、咖啡馆等公共娱乐场所常见的文艺活动。虽然乌拉圭与阿根廷和巴西接壤，但与世界其他各国诗歌的译介和往来仍然欠缺。“国际青春诗会这样的活动让交流成为可能，让每位参与者像古代的信使一样，翻越高山、跨过河流、穿越沙漠和绿色的大潘帕斯草原，把诗歌带回家。”

“我是一个巴西诗人，当我在番石榴树下听蜂鸟歌唱的时候，能否像英国诗人在橡树下听云雀歌唱，像中国诗人在枣树下听喜鹊歌唱那般，深有感触、情感共通？”里卡多·多梅内克（巴西）认为，讨论诗歌的本土性和世界性关系，不能忽视文学的地缘性。无论诗人走到世界的何处，家乡永远伴随他的一生。“文学的本土性与世界性，既因地缘和文化差异产生独特印记，又在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中架起桥梁，让跨越地域的心灵共鸣成为可能。”

卡洛斯·奥多涅斯（洪都拉斯）认为，地方性不仅仅表现在各个地方集市的神色、植物的种类、村庄的风俗，也表现在语言上；全球性也不仅仅意味着普遍性，还意味着特殊性的极致。他谈到，地球上所有的河流都在诗人的诗句中找到了自己的河道，因为诗人不是在描述一条河流，而是在描述所有河流中涌动的血。“那些深入挖掘自己村庄的诗人，他们穿透了世界的土壤。这是全世界诗人共同感受到的惊叹。”

罗伯特·阿库尼亚（墨西哥）特别喜欢读李白的诗。他认为，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特别需要缓慢地内化于心。通过循序渐进的咀嚼与消化，才能理解诗歌如何帮助人类生活，认识自我并与他人共处。个体的创作之所以能被广泛共情，离不开共通的隐喻、恰到好处的话语和节奏，更离不开诗人独特的个人体验与读者之间产生的共鸣。“情感是普遍的，因为我们皆能感受，但并不一定在内心留下痕迹。我们需要看到那种情感的唯一和独特，来感受它在我们心中的燃烧。因此，诗歌必然需要个体性，才能回归其普遍性。”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中国诗人王少勇，他曾在2020年珠峰高程测量时进行跟踪报道，在2023年参加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回忆起这段经历为诗歌创作带来的滋养，他说：“当我在珠穆朗玛峰脚下仰望星空，回想起的是古希腊智者与古中国贤先在苍穹之下的追问与思考。一个现代人可以向千万年之前的古人举起酒杯，跨越时空寻找知音，这就是诗歌的天性。我甚至相信，旅行者号探测器寄往外太空的金唱片也能在宇宙中找到共鸣。”他认为，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人都有可能互相理解，进而实现文化的互认与交流。“我们终究会面对同样的星空，问出相同的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

这场跨越国界的诗歌对话在思维的碰撞与情感的共鸣中落下帷幕。中外诗人们从各自的文化土壤中采掘灵感，在世界性的浪潮里激荡共振。那些未尽的话题、未尽的灵思，将在世界文学的星空下化作文明的回响。

牢记“国之大者” 创造新时代的文学经典

（上接第1版）

本届新招收的17位研究生学员中，有两位尤为特殊。已经获得西南财经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曾冉一直很喜欢读小说，她2012年开始写作，至今已有13年。她说：“最初写作是娱己，并没有明确的创作方向。直到2018年底，受祖辈经历的启发，才突然意识到文学创作最能表达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曾冉正在创作一部讲述四代人故事的长篇小说，明显感觉到写作技巧不足以匹配她想表达的内容，需要进行专

业而系统的学习。“我曾劝说自己就此打住，毕竟在不惑之年再次迈入大学需要放弃得太多。奈何心中的渴望和对文学的热爱太过炽烈，最终选择将生活和工作停摆一年，报考了鲁院和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

还有一位学员赵林间受担任语文教师的父亲影响，童年时就立志成为作家。多年来，无论在本硕博的求学旅程中，还是在高强度、数字化的金融工作中，她对文学始终念念不忘、满怀热爱，不断尝试散文、小说和评论等各种体裁，同时探索翻译之

道。她以这样的方式小心呵护心中的文学种子，让文学与人生紧密交融、相互映照。正是这份对梦想的坚持和对文学的热爱，让她获得了家人的一致支持，并在今年如愿成为鲁院与北师大合办研究生班的一员。“文学是我一生的挚爱，我将加倍珍惜此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专心学习，努力创作，不辜负鲁院和北师大的共同培养。”她说。

出席开学典礼的还有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张明远、郭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利等。